新校注古本西廂記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目錄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目錄終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 考

明會稽方諸生彙輯
古虞謝伯美
山陰朱朝鼎同校

崔娘遺照 見前圖中

右崔娘遺照見諸家舊本傳為宋畫院待詔陳居中所摹按陶宗儀輟耕錄謂於武林見此圖命盛子昭重摹不知正此本否覩希哲跋語謂曾兩見此圖大略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稍傷肥此本殊清麗不爾然往覩古周昉輩畫美人亦多較

豐不似近代專尚瘦弱吳本又有唐伯虎所摹一紙則眞傷癡肥大損風韻或摹刻屢易致失本眞今不弁載稍存此圖以寄虎賁典刑俾覽者自得於驪黃牝牡之外云爾客問舊謂居中之畫稍肥近否余戲謂崔娘千古絕豔然故不甚瘦客詰其故余謂子不讀微之會眞詩膚潤玉肌豐語乎摹寫姿態無過此君最眞耳客大噱去弁識以備譚資

崔娘本傳 諸本異同凡文義並通及疑誤莫辨者俱疏上方直係訛字無疑者不贅

作俄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

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眞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

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

俗本命女下有曰鶯鶯三字不知傳尾有崔氏小名鶯鶯六字耳

或無又字

太平廣記作銷紅語頗不

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
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
歲之七月、於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辭導
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
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
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
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
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
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
閒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

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

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矣、紅娘寢於牀、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辭、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辭、以求其必

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
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
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見紅娘
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遂設衾
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脩謹以俟
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
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
幽輝半牀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
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

太平廣記無夕字

或作並枕重枕而去殊複且於文理不通

莊或作莊

曰、豈其夢邪、及明睹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裀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劄、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

知　成新志作　我

覩　太平廣記作睹

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憾

太平廣記深憾諸本或作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

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如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趣歸

（或無擁面二字）

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又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辭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覩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

（使或作便從使則去聲謂張所適之人從便則與下便安較重）

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閒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

忒或作忘

枕席太平廣記作寢席愚幼作愚陋幽劣作幽眇

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
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
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
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
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
兒女之情、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
之拒、及薦枕席、義盛意深、愚幼之心、永謂終托、豈期
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
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

太平廣記作以要盟爲可欺

潔太平廣記作潤

絇云衢音劬二絇一束也檝貝子云絇當作絇音七侯反與絇同音

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情、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綵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貞、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

梁昭明太子咏名士悦倾城詩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俗本作洛城非

娘詩二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櫳、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圃、將朝碧玉宮、因遊李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

臉虞初志作腰與前文複重

慈顏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辭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

腰當作入懷否則與前腰光皮疊舍複矣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之志固絕之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辭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

合富貴、乘嬌寵、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

惜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予甞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爲爲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爲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名篇

按微之長慶集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詩序九歲解賦詩飲酒至斗餘乃醉時方依倚舅族舅憐不以禮數檢束得與姨兄胡靈之輩十數人爲晝夜遊又題黃明府詩序云小年曾於解縣連日飲酒余常爲觥錄事甞於竇明府廳中有一人後

至頗犯語令連飛數十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又謝姪崙等書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譁處縱觀傳言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張生容順而已及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又序詩寄樂天云外閫郎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傳言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善於軍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又云故鄭京兆於僕爲外諸父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

兆翁深相駭異祕書少監王表在坐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傳言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諸語皆與傳文相合其爲微之自敘無疑至會眞詩三十韻大都皆賦鶯鶯張時景物傳云斜月晶熒幽輝半牀詩則首言微月透簾櫳傳云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詩則言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傳云粧在臂香在衣詩則言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及絳節隨金母偶向宋家東蕭史在樓中皆言紅之捧鶯就巳其爲當日

授紅貽崔氏之詩無疑、署曰河南元稹續生會眞詩、蓋欲諱其事而又不能自隱益以徵張生之卽爲稹矣、又徵之他詩、紅娘留醉打、能使及醒差、及峴亭盡日顚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注、舞引紅娘抛打曲名、則崔氏之名其侍兒、固有所本、亦雅麗可喜耳、

宋王銍傳奇辨正

按王銍、字性之、汝陰人、宋周易博士昭素之後、父莘、常從歐公學、紹興初、大臣薦銍於朝、詔視科史、晚寓會稽、博學强記、讀書五行俱下、他人纔三四

行性之已盡一紙工抑皆能記憶凡古今疑事多所考定援證精博學者推服生平著述甚富有七朝國史龍城録樹萱録雪溪集略雲仙散録侍兒小名録補諸書性之既卒秦熺移書郡將取其藏書長子廉清苦學有守拒之曰願守此以死郡將以禍福脅之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次子明清亦多識往事所撰有揮麈投轄二録其伯父王得臣亦撰麈史三卷葢世學也今辨證載侯鯖録中

辨證

嘗讀蘇内翰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高郢下登科旣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旣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自避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于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於他書

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背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女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氏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傳奇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

氏請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鸎鸎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傳奇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鸎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卽此意）及自有鸎鸎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遊春詩云當年二紀餘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鸎字爲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豔詩多微之專因鸎鸎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

當階翠墻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逶迤、注、昔予賦詩云、爲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會、月課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予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爲賦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爲拓跋氏、後魏有國改姓元氏、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參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

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巧爲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按唐張籍字文昌蘇州人貞元中第進士歷官國子司業晚歲目盲見韓退之代籍與李浙東書宋

張先字子野烏程人官至都官郎中特妙小詞蘇

子瞻倅杭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尚聞買妾子瞻贈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毛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東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蓋全用姓張事詩人以指籍籍少有才名尤長樂府遲暮落魄第一儉交自麗情集注謂張即張籍東坡遂亦誤以鶯鶯屬之污蔑麗人正不免千載風流罪過耳輟耕錄以爲生即張子野抑舛悖甚矣又按辨證謂鶯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透進正指鶯鶯事然微之寄樂天百韻詩首詔昔歲俱充賦

同年遇有司八人稱迴拔兩郡濫相知又樂天寄微之百韻詩首語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微之詩注同年八人樂天拔萃登科余平判入等蓋微之與樂天同以貞元十八年中制科此詩皆敘及第後遊宴事遊蒲之年尚未識樂天鶯聲燕翼及上注爲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等語恐別有所指未必崔氏也

又宋一時有兩張先皆字子野一吳人天聖三年進士即所謂年已八十猶畜聲伎遊齋閒覧載宋子京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世稱張三影者其人也一汴人天聖八年進士仕知亳州鹿邑縣年四十八卒見歐陽永叔墓誌二人亦載癸辛新集

徵之古豔詩春詞云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深院無人艸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云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横波嬌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詩云

篸簪同主蕭
亦作水浒溫
飛卿詞王敘
州參寄要耕

紕縵疋批漫
弥補切

自愛殘粧曉鏡中、鐶釵謾篸綠絲叢、須臾日射燕脂
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
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
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
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
樹、可憐葉底度殘春、

按本事傳載微之先娶京兆韋氏字蕙叢（韓退之集韋夫人墓誌銘此作諱叢）韋逝爲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則離思諸詩亦未必爲崔作性之蓋未之考耳

春曉云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猶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猶兒蓋犬子也別本作狌或〻作好俱非）

古決絕詞云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

皚魚開反

黄姑牽牛別名見歲時記

任東西南北吹㕘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笋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黄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

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沈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暨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曨曨，華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時徹，有此迢遞期，不如生死別，天公隔是妒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按古決絕詞，蓋取古樂府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之語，而以名篇，舊本離而爲三，題曰三首，可笑，今正末，天公隔是妒相憐，洪氏容齋隨筆云，樂天詩云，如今格是頭如雪，微之詩云，格是身

豔異編云闌皆作焚

王獻之妾名桃葉

瑯或作低

如夢、格與隔同、猶言已是也、一本直作信是、

雜憶云

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纔侵已上牀、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磚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氷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釧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云

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閒坐更無聊，曉月行堪墮，春酥見欲銷，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七十韻

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泠淺漫溪，畫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鴛鷺，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

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徘徊意猶懼、
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鉤紫金鍍、
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饑亂鳴、嬌猧睡猶怒、
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粧具、
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
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粧蓮委露、
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屨、紕軟殿頭裙、玲瓏合歡袴、
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是紅牡丹、雨來春欲暮、
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
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

雜沓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
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
朝蕣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甲第漲清池，鳴騶引朱輅。廣榭舞萎蕤，長筵賓雜厝。
青春詎幾日，華實潛幽蠹。秋月照潘郎，空山懷謝傅。
紅樓嗟壞壁，金谷迷荒戍。石壓破闌干，門摧舊梐枑。

梐枑音陛互，行馬也。周禮云：掌舍之舍設梐枑。

雖云覺夢殊，同是終難駐。悰緒竟何如，棼絲不成絇。
卓女白頭吟，阿嬌金屋賦。重璧盛姬臺，青塚明妃墓。
盡委窮塵，骨皆隨流波注。幸有古如今，何勞縑比素。

況余當盛時早歲諧如務詔冊冠賢良諫垣陳好惡
三十再登朝一登還一仆寵榮非不早邅迴亦云屢
直氣在膏肓氛氳日沈痼不盡意不快快意言多忤
忤誠人所賊性亦天之付乍可沈爲香不能浮作瓠
誠爲堅所守未爲明所措事事身已經營營計何誤
美玉琢文珪良金塡武庫徒謂自堅貞安知受礱鑄
長絲羈野馬密網羅陰兔物外各迢迢誰能遠相錮
時來旣若飛禍速當如騖纔意自未精此行何所訴
努力去江陵笑言誰與晤江花綻可憐奈非心所慕
慕字重押石竹逞姦黠蔓青誇畝數一種薄地生淺深何

足妬荷葉水上生，團團水中住，瀉水置葉中，君看不相汙。右詩微之長慶集不載，舊本攷誤，至出入多歟，裕此亦逸其半，金陵焦太史先生家藏宋板微之集載有全篇，錄以見寄，始成完璧，今并梓入。

按此詩係微之爲江陵士曹掾時所寄，已別崔九年，蓋喪韋氏之次年也，又微之嘗自彙其詩爲十體，寄樂天詩序云云，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有今古兩體，古詩十七首，皆所謂豔體詩也，今長慶集不載，洪景伯謂別有小集十卷，今逸不見，又微之別有感事一首，

富貴年皆長風塵舊轉稀白頭方見絕遙爲一沾衣憶事一首夜深閒到戟門邊却繞行廊又獨眠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翠簾前二詩眞爲崔作無疑性之顧不及何耶今參入

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正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成寧王渾瑊薨於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至正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

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以文誡及期西去所謂文戰不利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厲正次年春也

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生亦有所娶崔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曰選婿稹始以選授校書郎即與微之夢遊春二紀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

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憲宗元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一拜左拾遺出為河南尉

丁亥戊子三年是歲授監察御史

己丑四年是歲喪韋氏年二十七

庚寅五年是歲拜江陵士曹掾

辛卯至甲午九年是歲拜從事

乙未十年是歲通州召人都又徙判司馬

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歲徙虢州長史為膳部員外郎

庚子十五年是歲穆宗即位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擢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

壬寅二年是歲出為同州刺史

癸卯

甲辰四年是歲擢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庚戌

辛亥五年是歲薨於鎮年五十三

按性之敘微之年譜謂代宗大曆十四年生卒以文宗太和五年而唐詩紀事載白樂天詩序注云微之生德宗建中元年庚申卒太和五年後又引樂天詩注微之卒於太和六年前後矛盾當以年譜爲正

唐楊巨源崔娘詩見本傳以下詩詞類

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

思腸斷蕭娘一紙書、

按楊巨源字景山蒲州人貞元中進士文宗太和中爲河中少尹蓋微之遊蒲時所識所賦崔娘詩、中庭蕙草雪消初、一作中庭霜冷葉飛初、一紙書、一作一劄書微之長慶集有贈別楊員外巨源詩、憶昔西河縣下時、青衫顦顇宦名卑、揄揚陶令緣求酒、結托蕭娘只在詩、朱紫衣裳浮世重、青黄世序長年悲、白頭後會知何日、一琖煩君不用辭所謂結托蕭娘者、正此詩耳、

唐李紳鶯鶯歌

百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鴉鬟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河橋上將亡官軍、虎旗長戟交壘門、鳳凰詔書猶未到、滿城戈甲如雲屯、家家玉貌棄泥土、少女嬌妻愁被虜、出門走馬皆健兒、紅粉潛藏欲何處、嗚嗚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鈿、鉛華不顧欲藏豔、玉顏轉瑩如神仙、此時潘郎未相識、偶住蓮館對南北、潛嘆悽惶阿母心、爲求白馬將軍力、明明飛詔五雲下、將選金門兵悉罷、阿母深居雞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飡、千言萬語

剗生意小女初笄爲姊妹丹誠寸心難自比寫在紅箋方寸紙寄語春風伴落花彷彿隨風綠楊裏窗中暗讀人不知剪破紅綃裁作詩還把香風易飄蕩自令青鳥口銜之詩中報郎含隱語郎知暗到花深處三五月明當戶時與郎相見花間路（路舊作諦重前誤今正）

按李紳字公垂亳州人爲人短小精悍號短李精於詩武宗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李德裕元稹同時稱三俊太和中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與微之後先守越貞元十八年尚以布衣遊越見龍藏寺碑記鶯鶯歌蓋未第時作也所著有追昔遊

詩三卷、今李集不見舊本、鸎鸎歌皆止載至芳草花時不肯出八語、即豔異編亦然、餘見董解元詞中、董本析而為四、

唐白居易和微之夢遊春百韻詩并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者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為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悔於此、則宜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

者有日矣而今而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返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指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敘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淫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尤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

昔君夢遊春夢遊仙山曲怳若有所遇似愜平生欲因尋菖蒲水漸入桃花谷到一紅樓家愛之看不足

蹋踏同

輭軟同

池流渡清泚、草嫩蹋綠蓐、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
轉行深深院、過盡重重屋、烏龍臥不驚、青鳥飛相逐、
漸聞玉珮響、始辨珠履躅、遙見窗下人、娉婷十五六、
霞光抱明月、蓮豔開初旭、縹緲雲雨仙、氛氳蘭麝馥、
風流薄梳洗、時世寬粧束、袖輭異文綾、裾輕單絲縠、
裙腰銀線壓、梳掌金筐蹙、帶纈紫蒲萄、袴花紅石竹、
凝情都未語、付意微相矚、眉斂遠山青、鬟低片雲綠、
帳牽翡翠帶、被解鴛鴦襆、秀色似堪飡、穠華如可掬、
半捲錦頭席、斜鋪繡腰褥、朱脣素指勻、粉汗紅綿撲、
心驚夢易覺、夢斷魂難續、籠委獨棲禽、劍分連理木、

此行學實伏源取彼柳示同

隟隙同

存誠期有感，誓志貞無黷。京洛八九春，未曾花裏宿。
壯年徒自棄，佳會應無復。鸞歌不重聞，鳳兆從茲卜。
華門女淸貴，裴氏甥賢淑。羅扇夾花鐙，金鞭攢繡轂。
旣傾南國貌，遂坦東牀腹。劉阮心漸忘，潘楊意方睦。
新脩履信第，初食尚書祿。九醞備聖賢，八珍窮水陸。
秦家重蕭史，彥輔憐衛叔。朝餐愧獨盤，夜醪傾百斛。
親賓盛輝赫，妓樂紛曄煜。宿醉纔解酲，朝歡俄枕麴。
飲過君子爭，令甚將軍酷。酩酊歌鷓鴣，顛狂舞鴝鵒。
月流春夜短，日下秋天速。謝傅隟過駒，蕭娘風送燭。
全彫蕣花折，半死梧桐禿。闇鏡對孤鸞，哀猿留寡鵠。

紈音丸

噢音澳

淒淒隔幽顯，冉冉移寒噢，萬事此時休，百身何處贖，
提攜小兒女，將領舊姻族，再入朱門行，一傍青樓哭，
歷空無廄馬，水涸失池鶩，搖落廢井桐，荒涼故籬菊，
莓苔上几閣，塵土生琴筑，舞榭綴蟰蛸，歌梁聚蝙蝠，
嫁分紅粉妾，賣散蒼頭僕，門客思彷徨，家人泣咿噢，
心期正消索，宦序仍拘跼，懷策入崤函，驅車辭郟鄏，
逢時念既濟，聚學思大畜，端詳筮仕蓍，磨拭穿楊鏃，
始從讎校職，首中賢良目，一拔侍瑤池，再陞紆繡服，
誓酬君王寵，願使朝廷肅，密勿奉封章，清明操憲牘，
鷹鞲中病下，豸角當邪觸，糺繆盡東周，申冤動南蜀，

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不忍曲作鈎，乍能折爲玉，
捫心無愧畏，騰口有謗讟，只要明是非，何曾虞禍福，
車摧太行路，劒落豐城獄，褒漢問修途，荆蠻指殊俗，
謫爲江府掾，遣事荆州牧，趨走謁麾幢，喧煩覩鞭朴，
簿書常自領，縲囚每親鞫，竟日坐官曹，經旬曠休沐，
宅荒渚宮草，馬瘦畬田粟，薄俸等涓毫，微官同桎梏，
月中照形影，天際辭骨肉，鶴病翅羽垂，獸窮牙爪縮，
行看鬢間白，誰勸杯中綠，綠字重押或淥醁二字之誤，時傷大野
麟，命問長沙鵩，夏梅山雨漬，秋瘴江雲毒，巴水白茫
茫，楚山青簇簇，吟君七十韻，是我心所蓄，既去誠莫

作復字音福又須復也與前押不同

追將來幸前易欲除憂惱病當取禪經讀須悟事皆空無令念相屬請思遊春夢此夢何閃倏豔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艮姻在佳偶頃刻為單獨入仕欲榮身須臾戌黜辱合者離之始樂兮憂所伏愁恨僧祇長歎榮刹那促覺悟因傍喻迷執由當局膏明誘闇蛾陽焱奔癡鹿貪為苦聚落愛是悲林麓水蕩無明波輪迴生死轎塵應甘露灑垢待醍醐浴障欲智鐙燒魔須慧刀戮外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勿法句與心王期君日三復微之常以法句及心王頭陀經相示故申言以卒其志也

按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幼敏悟絕人與元稹同

舉制科交契甚厚樂天守杭州時微之以浙東觀察使䟽越多所倡酬篇咏以詩筒往來不間故微之百韻詩注謂時惟樂天知此樂天和夢遊春詩序謂微之旣到江陵又以夢遊春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云云蓋微之旣喪韋氏之後猶不能忘情於崔故爲此詩以貽白而白和篇詞語與微之脗合眞所謂惟樂天知此事者也

唐沈亞之酬元微之春詞

黃鸝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翦刀

按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登進士為殿中侍御史詩載集中題曰春詞酬元微之令微之長慶集不見原倡春詞或即傳中所謂立綴春詞二首以授紅娘者耶

唐王渙惆悵詞

氷蠶薄絮鴛鴦綺半夜佳期並枕眠鐘動紅娘喚歸去對人勻淚拾金鈿

按王渙字羣吉大順二年進士為考功員外郎嘗賦惆悵詞皆咏古美人自崔娘至王嬙凡十二首

令錄崔娘一首、

宋秦觀調笑令 并引詩

崔家有女名鶯鶯、未識春光先有情、河橋兵亂依蕭寺、紅愁綠慘見張生、張生一見春情重、明月拂墻花影動、夜半紅娘擁抱來、脈脈驚魂若春夢、

春夢、神仙洞、冉冉拂墻花樹動、西廂待月知誰共、更覺玉人情重、紅娘深夜行雲送、困嚲釵橫金鳳、

按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號淮海、高郵人、少豪儁慷慨溢於文詞、蘇長公以爲有屈宋才、薦除國史院編脩官、作調笑令詞十首、咏明妃以下諸美人、

每篇冠以一詩而詞之首語即用詩末語二字蓋詩以引詞、本不可析、舊本以詩詞各署誤楊用脩詞林萬選亦取灼灼一首、詩詞漫列不分至末語淚滿紅綃寄腸斷處注云、闕文而下文復以腸斷繡簾捲接去、可笑、蓋大儒已作偏矣、

宋毛滂續調笑令 并引詩

春風戶外花蕭蕭、綠窗繡屏阿母嬌、白玉郎君恃恩力、尊前心醉雙翠翹、西廂月冷濛花霧、落霞零亂墻東樹、此夜靈犀已暗通、玉環寄恨人何處、

何處長安路、不記墻東花拂樹、瑤琴理罷霓裳譜、依

舊月飀風戶、薄情年少如飛絮、夢逐玉環西去、

按毛滂字澤民、號東堂、江山人、元祐中、蘇子瞻守杭、滂爲法曹、子瞻重其文、薦於朝、擢知秀州、右詩及詞、蓋倣秦淮海爲之者、詠古美人、自崔徽而下凡八人、語甚綺麗、見東堂集、舊本署曰李邴、非、

宋趙令畤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覩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調說大略、惜乎不比之以

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於暇日詳覩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序全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聽格調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月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墻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　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是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

怨。右二闋。即小序中所謂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序
全篇之意者。舊本混列。且以一二三四次第其數
幷前小序。所謂分之爲十章
者。更作十一章。可笑之甚。

傳。余所善張君。至終席而能奉勞歌。伴再和前
聲。後傳辭每段末
皆有此二語。

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著難朱戶。强出嬌羞
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　黛淺愁生粧淡竚。怨絕
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
露。未著難朱戶。舊本俱譌作未肯難朱戶。以不解文
理之故。傳言崔辭以疾。故言不欲著繡履而難於
朱戶之出也。况下文又有不肯聊回顧
之語。可複至是耶。愁生作愁紅。亦謬

傳。張自是惓惓。願致其情。至立綴春詞二首以

授之、

懊惱嬌娘情未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　廢寢忘餐思想遍、賴有青鸞、不比憑魚鴈、密意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娘、舊本作癡、役作逗、不比作不必皆謬、役、使也、言使得人腸斷也、

傳、是夕紅娘復至、至疑是玉人來、

庭院黄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翼驀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蕚墜、分明疑是情人至、情人、舊本作玉人、謬、

傳、張亦微喻其旨、至於是絕望矣、

屈指幽期惟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情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恰到舊本作恰道誤、

傳、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至瑩於裀席而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抆淚、端麗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傳、自後又十餘日、至張生遂西、

一夢行雲還斷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　兩意相歡朝又暮、爭奈郎鞭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抱終無語、朝又暮暮舊本作暮與暮譌

傳、不數月、張生復遊於蒲、至趣歸鄭所、遂不復至、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棲、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强作寬容處、彈到離愁悽咽處、絃腸俱斷梨花

雨、心素、舊本作衷素、離愁作離情皆誤、

傑、詰且、張生遂行、至千萬珍重、

別後相思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却寫花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蹔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巳斷、半衾如煖人猶遠、相思猶本作思君、花牋作紅牋皆譌、

傑、玉環一枚、至勿以鄙為深念也、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珮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斕斑、盡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

里、物指玉環絲竹等、謂物但見郎、又却永棄也、舊本不達此意、改作勿謂見郎、可唾、

傳張之友聞之、至憐取眼前人、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傍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似情俱淺、情俱淺、舊本作郎情淺誤、

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婉美、詞采豔麗則於所載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覩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

丹青模寫其形狀求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且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於此則全矣余應之曰先生眞爲文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大抵鄙靡之詞止欲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

詩以謝之其情蓋有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豈獨生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復成一曲綴於傳末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銷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棄擲前歡俱未忍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按趙令畤字德麟號聊復翁宋宗室封安定郡王與蘇黃諸公友善著侯鯖錄王性之傳奇辨證見錄中鯖亦作脡音貞煎煮魚肉也西京雜記謂

漢婁護傳食五侯競致奇膳合以爲鯖世謂五侯鯖錄中多采雜事故取名編嘗次第崔娘傳中語綴蝶戀花詞十二章以授瓶者署曰道遥子蓋寓名也元稹所制撫敘傳文猶裁節其語舊本以煩複止敘傳云某語至某語今仍其舊第前後兩小序類爲俗子竄易悉從侯鯖錄更定

明楊愼黃鶯兒詞

何處陽仙㼘鎖祇園春夜長垂鬟淺黛情先向融融粉香熒熒淚光遊春夢斷空相望問伊行爲誰惆悵

憔悴只因郎詞隱生云爲誰惆悵改作平平仄仄乃叶

按楊愼字用脩號升菴成都人嘉靖中大學士廷和子第狀元以議大禮得罪謫戍滇南博學高才著述甚富所作黃鶯兒八首悉取前毛滂續調笑令詠崔徽諸美人詩以寄令調命曰調笑白語詞首二字各因本詩末語亦用秦淮海調笑令例此詞以咏鶯鶯載博南新聲

明唐寅題崔娘像

[illegible]求[illegible]辰琵琶寫語番成怨榜梳量金買斷春一捻腰肢底是瘦九迴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茫茫愁殺人

伯虎詩刻本文總此得之只得失首二句中從家藏余未勝臨茂元閒好山行坐本

者能以見據浙刪此他一冊

相逢一作西
應總一作也
子一作與特
口一作故

按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別號六如居士吳縣人少負儁才性豪宕不羈舉南畿鄉薦第一坐事充浙江省吏以廢詩畫皆楚楚絕人此手摹崔像而係之詩者吳本刻置首簡今伯虎集不載

明徐渭和唐伯虎題崔氏眞

彷彿相逢待月身不如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

徐文長先生諱渭別號天池山陰人余師也少賴甚爲諸生以古文辭客胡督府幕中聲籍一時卒

不過以奇死，先生詩文書繪，俱高邁警絕，為世寶重，往先生居與予僅隔一垣，就語無虛日，時口及崔傳，每舉新解，率出人意表，人有以刻本投者，亦往往隨興偶疏數語上方，故本各不同，有彼此矛盾，不相印合者，余所見凡數本，惟徐公子爾兼本，較備而確，今爾兼沒，不傳，世動稱先生注本，實多贋筆，且非全體也，此詩和伯虎題崔像，蓋先生最喜伯虎栲栳量金之句，一日過先生柿葉堂，先生朗誦和篇，因命余并次，余勉呈一首，先生謬加賞借，且謂結句當時不是羞郎面，應悔明珠錯贈人

二語、正得崔娘不寫之恨、今先生逝矣、追憶往事、

謦欬猶溫、不勝有山陽之悵、并附以當一慨、

元陶九成崔麗人圖跋 以下文類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眞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拾西十言、使好事者

按輟耕錄俱作雙鷹後同今本俱作雙鷹蓋鷹前雙鷹鷹皆所以爲奇改者不識鷹事

知伯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鍾吉日十洲種玉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托君爲重覺而怪之未卜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攜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浦東晉叔脩合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人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群官吏環

祝，因緘不自托以跋語佳勝賸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邪，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色秀，往往脂粉腥穢焉，厥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於我義弗辭已，安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華西衞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甓水見士愚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

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見而愛之、就爲錄文於上、按元微之事云云、見侯鯖錄中、

按陶九成字宗儀、號南村、天台人、寓居雲間、多聞故實、著輟耕錄三十卷、金元院本名目、及雜劇曲名、唱曲病等、皆見錄中、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白居易撰

平昌公稱 文獻作 武守尺長 皆作謹 非 文府作下 相字

公諱稹字徵之河南人六代祖嚴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參軍祖諱悱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寛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訛政者疑忌出公爲河南尉丁陳留太夫

集作杖不能迎

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氏名其子朝廷疾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來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會

癸文粹長慶集作病

浙右帥一作浙右使

校按穆宗下有皇帝二字

校按作知有輔弼之才

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摒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嚬蹙、坐公專達作威、黜爲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虢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憸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

文粹作迸不可出迸 揮作麾 英華作邂逅

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由爲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耆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趣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庸流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春貯雨水

焚舊作燔因

年

賻贈舊脫係典喪物也春秋武氏子來求賻則公羊傳車馬曰賵貨財曰賻長慶集作輔賵文粹作賻賵上有贈尚書右僕射公賻贈之襆今正右僕射葬罷

夏旱苗農人賴之無饑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賻賵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衡道扶鄙齓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襄事裴夫人韋氏

作左 稹英華作程

長女豎諸孤等，號護廧婁，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卷，題爲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爲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爲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於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皋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

文存作求歸 文苑作修一職 文存濡作下有取字 文存作惜哉惜哉

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矣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周於四海，故公之志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靴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於墓曰，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

已矣夫、

按微之即傳所稱張君、自董解元益名曰珙、實甫因之、世人遂意眞更有其人、今錄墓誌全文、亦念論世者知微之文章節義表著當時、不得以風流一眚爲名賢掩也、元文長慶集與唐文粹及文苑英華各字有異同除參定外互列上方、

唐書元稹傳 節文　　宋祁撰

上河衍以徵言下河南以郡言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

臨說文參不收

俗賞懷又齊參錄

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爭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宮布撓國政積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云云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盤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于時論修尚弘本且盧靖等出爲刺史閼旬進還部書積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過賦數百萬沒入塗山甫八十餘家田

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稹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杖安吉令孫澥，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孫昇喪，乘驛內喪郵中，吏不敢止；內園擅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太階；飛龍使誘亡命奴爲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擧劾，故事，追攝移書停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

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卽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羣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鎭州

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積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追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積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譁然輕笑積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積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訹裴度曰于方為積結客將刺公度陰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皋鄭覃及逢吉雜治無刺度狀而方計暴聞遂

與度偕罷宰相出爲同州刺史諫官爭言度不當免而黜稹輕帝獨憐稹但削長春宮使初獄未具京兆劉遵古遣吏邏禁稹第稹訴之帝怒責京兆免捕賊尉使使者慰稹再期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郎官尤無狀者七人然稹素無檢望輕不爲公議所右王播卒謀復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尚書右僕射所論著甚多行於世在越時辟竇鞏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稹始言

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按樂天誌微之，亟稱其賢，不置，而景文史傳，不無輕薄之訾，蓋柄三尺者，故爾爾，然微之觀察吾越時，樂天方判杭州，日以詩筒往來酬唱，至村墅寺壁，所誦無非微之詩者，宋王龜齡賦會稽，謂元微之一代奇才，不能侍玉皇，謫居蓬萊，賓實鄉白，唱酬往來，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風騷之才，其風流雅致，有足多者，故錄先誌而後史。

唐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韓愈撰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祕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皐女皐爲給事中皐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祕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

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因前受教於賢父
母得其良夫又受教於先姑氏卒所事所言皆從儀
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
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敘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
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

婦音缶

夭叶於九反

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
以永於聞

按微之初婚韋氏即傳言張亦有所娶者賢而早
卒傳奇言鶯從張附會語耳

微之繼婚河東裴氏夫人事略

唐范攄

元公初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官未達而苦貧繼室河東裴氏字柔之二夫人俱有才思時彥以爲佳偶初韋蕙叢卒不勝其悲爲詩悼之曰謝家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他沽酒拔金釵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百萬爲君營奠復營齋又曰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復自會稽拜尚書右丞到京未逾月出鎮武昌是時中門外構緹幕候天使送節忽聞宅內慟哭侍者曰夫人也乃傳聞節鉞將至何長慟焉裴

氏曰、歲秋到家鄉、先春又赴任、寄情未半、相見所以如此、立贈柔之詩曰、窮冬至鄉國、正歲到京華、自恨風塵興、常看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卻是家、裴氏柔之答曰、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是親、黃鸝遷古木、珠履徙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元公與裴氏琴瑟和諧、亦房帷之美也、余故手編錄之、與好事者共焉、

右見唐范攄雲溪友議、攄咸通時五溪人、故以名其書、長慶集及他書皆言微之繼娶裴氏、而此書

秦貫撰闕
河陰王氏舊
鄭同同姓不
當云封國之
地

作裴氏意字形相近傳寫之誤當以裴爲正其言
背經滄海一詩爲悼韋氏而作亦非爲崔賦之一
證也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
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

秦貫纂

鄭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探源
一至是以滎陽之望得爲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
繼蹟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轓之盛由魯史記迄於
唐春秋實鄭氏爲衣冠之淵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

伯常與祖有常相似不應多觸其諱殊不可解　瓌瑰同音韻

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祖玄嘉皇新鄭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恆字伯常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於當時禮義飾於儒行必有倜儻之志長負瓌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毋親仁以竭愛為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慍知鮮量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差先夫人之亡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

於天眞慈惠立於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

風進止成法雖媞婷女史大家經教承之於諷習推

之於行源者亦世代殊人兆歸一旨未亡之嘆孀齡

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遽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

病終於洪溴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

二月十七日合祔於先塋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

於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

人長曰瑱撫汲縣丞知朝城縣事早亡次曰珮早亡

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

銜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護窆泣告於業文者爲之

銘云、
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允武兮青劒名揚、藴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誰靡傷、桂殞蘭凋兮共泣摧香、垂修名兮允胡不亡、傳盛事兮多載彌光、聽悲風兮松韻連岡、刻貞石兮永誌玄堂、

舊本跋云、按墅談、近內黃野中、掘得鄭恒墓誌、乃給事郎秦貫撰、其叙恒妻則博陵崔氏、世遂以崔爲鶯鶯、余按會眞記、雖謂鶯鶯委身於人、而不著名氏、鄭恒之名、特始見於西廂傳奇、蓋爲有之辭也、世以墓誌之銘、偶與爲有之辭合、而鄭恒之配、又適與鶯鶯之氏同、遂以墓誌之崔爲鶯鶯誤也、況會眞記止言崔氏孀婦、將歸長安、不言博陵、又無緣葬在內黃、且墓誌之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享年七十有六、遡其生、當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鶯鶯之生、會眞記以爲甲子歲、乃興

其治其縣治
也

元元年少庚申四歲墓誌爲織之期蓋得於鄭氏家狀會兵記設慨之歲必得於鶯鶯之自言並不應誤鄭恒之配蓋別一崔氏也又傳汲縣令其治得石於地中云云

按鄭恒故爲行賢者配崔氏亦婉娩可師董解元以姓氏時代偶同遂擬入詞中世猥不察脫非誌辭汚衊甚矣因截末簡爲恒一湔雪之云又按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後世遂加皇王皇皆大也尊稱也非僭辭也誌中恒系自父祖而上皆係皇並古法今韓柳元白及唐諸賢集中誌文皆稱皇考皇妣等可證俗以皇字係下讀殊謬詞隱先生獨謂當屬下句言爲皇朝某官也復質

之集太史先生夫太史復書謂唐宋人稱祖考例係以皇所解大也尊稱也艮是今歐曾王集皆然如朕爲古人通稱後乃爲人主專稱耳又誌中自恒以上至高曾皆係皇字而於子項下獨否則爲尊稱必矣今斷從屬上句石林燕語皇考尊稱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日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沿習已久雖儒者不能自異○樂天集自撰醉吟先生墓誌兄幼文皇呉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則兄弟亦可稱皇也○癸辛外集引尚書泰誓我皇多有之孔傳訓皇爲前皇不仕者乃故不仕也抑黎拙矣皇元與進逼蔡傳注可據也

王實甫關漢卿考

按元大梁鍾嗣成錄鬼簿載王實甫關漢卿皆大

都人漢卿號已齋叟為太醫院尹或言漢卿嘗仕
於金金亡不肯仕元為節甚高實甫漢卿皆宋非
名也藝苑巵言謂西廂久傳為關漢卿作邇乃有
以為王實甫者且引太和正音譜載實甫詞十三
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本不載西廂為據然正
音譜係　國朝寧獻王臞仙所輯實本之錄鬼簿二
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後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詞較
然兩手略見前序及例中巵言又謂或言至郵亭
夢止或言至碧雲天止則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
中明列五大折折必四套碧雲天斷屬第四折四

套之一無疑又實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恒觸背而實甫顧闕之以待漢卿之補所不可解耳

○附劉麗華題辭

長君背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爲鄭婦又不靑鄭諱氏意張之高情雅致非鄭可驂明矣崔業已委身恐亦未必無悔追張之詭計以求見此其宛轉慕戀有足悲者而崔乃謝絕之竟不爲出又何其忍情若是耶不然豈甘眞心事鄭哉彼蓋深於怨者也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反其事爲西廂傳奇大抵寫萬

古不平之憤亦發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此其事或然或否固不暇論之也嘉靖辛丑歲上巳日

金陵劉氏麗華書於凝香館

按劉麗華字桂紅金陵富樂院妓也刻有口傳古本西廂記此其題辭范子虛跋稱麗華光豔無匹性聰敏端慎嘗稱說崔氏心慕效之又怪不能終始於張每詆其書未嘗不撫卷流涕也范不知何許人所云張君則吳人張姓蓋雅與麗華狎者題辭中謂崔氏所適之鄭無諱字及作傳奇不及實甫皆未的然第言崔氏蓋深於怨非果忘情張生

者其詞淋漓悲愴有女俠之致又嘉靖辛丑抵今七十餘年想像其人不無美人塵土之感故采附末簡

附詞隱先生手札二通

頃來兩勤芳訊僅能一致報柬何乃又煩先生注念重以佳集之貺耶日盥洗莊誦眞使人作天際眞人之想豈直特輩不敢稱小巫遂令元美先生難爲前矣所寄南曲全譜鄙意僻好本色殊恐不稱先生意指何至慨焉辱許敘首簡耶翹首南鴻日跂琳璧爲望不淺耳王實甫新釋頃受教已有端緒俟旣脫稾

千乞寄示或有千慮之一得可備采擇也小兒倖薦至勤呂長公動色相關而玆先生亦借齒牙感矣感矣病後不能作字又屬冱寒呵凍草復仰希在宥嘉平望日

其二

昨從琢山丈所得先生所致手札并新咏二冊嘖若復面何先生之不吐棄不佞至此也感且次骨矣頃辱示西廂考注業精詳矣更無毫髮遺憾矣眞所謂繭絲牛毛無微不舉者耶既承下問敢不盡其下臆蓋作北詞者難於南詞幾倍而譜北詞又難於南詞

幾十倍北詞去今益遠漸失其眞而當時方言及本色語至今多不可解即正音譜所收亦或有未確處誰復正之哉今先生所正誠至當矣又以經史證故實以元劇證方言至千古之寃舊爲群小所竄若衆喙所嘗者具引據精博洗發痛快自有此傳以來有此卓識否也敬服敬服承諭依正音譜以襯字作細書甚善第更乞詳查每調既以譜爲主至於入聲字更查中原音韻所謂作平作上作去者截然不可易乃妙第如俗人機之俗字生以其作平難合調輒妄改作世字而玉石俱焚之石字周高安既以爲石叶

作平則此句第二字用不得平聲如此之類須一一注明不設後學乃盡善耳注中會意處偶題數語若肯綮處偶著丹鉛亦什中之一未盡揚厲至偶有鄙見頗與先生商略之者悉署片紙上方未知當否如他日過焦先生不識可以鄙人所標弁就其雌黃否也生去冬幾死今僅存視息筆硯久塵不能為先生茲刻糠粃刻成望惠一部秋深見過之約山靈實聞此言矣儻能與呂勘之兄同此行尤勝事也近無拙刻無可為報愧且奈何鄭架有魯齋郎劇敢借一錄不敢失污也不具夏五十有九月

又別紙云

小東封後猶有越調小絡絲娘煞尾二句體先生皆已删之矣然查正音譜亦已收於越調中且此等語非實甫不能作乞仍爲錄入於四套後使成全璧何如又言

詞隱先生姓沈諱璟字伯英號寧菴吳江人第萬曆甲戌進士仕由吏部郎轉丞光祿性酷好聲律著述甚富詞曲之學至先生而大明於世生平折節往復盈篋兩書以余校注崔傳而致手墨如新人琴已化錄置後牘聊存典刑又先生以注本寄

還，諄諄囑其人勿風雨渡江，恐致不虞，越三日而別書之匯問已至，其周慎如此，并識以紀先生之善。傳中評語係先生自署，故止稱詞隱生云。吾鄉先達

姚江孫北部先生音律最精，兼工字學，蓋得之其諸父大司馬公者，往以質先生，先生欣然命管標識，瀏快神益不淺，是傳之成，徼詞隱及北部兩先生雅意良後，又并識於此。

千秋絕豔賦有序附　　方諸生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會眞卷，周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豔，命予作賦，卷中悉大金元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嬛娟惠質，繾綣蘭情，嫣然

色授、聰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繭其漠臯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瀾辭于尺素、尋芳信於飛鴻、迨夫佼人月下、綺樹墻東、旣緘情于麗句、亦示赧于頳容、淒其良夜、黯彼囘風、於是酹卓琴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之約、粧凹角枕、猶嬌在榻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方靑、河橋之柳堪結、殢錦帶于新離、惱羅巾于生別、投夜絃而幽遠、報春鴻而淒絕、環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永訣、惜紫玉之張羅、悵靑陵之同穴、海塡衛而難平、血啼鵑而不滅、則有南宮詞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

綵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豔曲于陽春。亦有丹青點筆之工。盤礴含毫之史。應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片簾。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才方錦字。拙烏絲之逸藻。聊試渝糜。搦粉本之餘妍。能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頷瞬似語。態弱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慼然而啼。神情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迺知凡聖有窮。惟情無盡。慼可決脰。愁堪彫鬢。楚楚短縑。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孃。窈窕天人。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

抱丹誠而不化、𡨚白首而難陳、郎覩頳之見絕、仍掩抑而含辛、悲絕豔于既謝、寄麗辭于長韋、儻有情之披覽、當三慨于斯文、

代崔孃解嘲四絕

紅牋密約逗西廂、杏子花深夜正長、恰見自禁羞不得、悔將嗔語惱檀郎、

金荷的的照殘粧、誰遣行雲出洞房、花底劉郎元有路、却攜衾枕恨紅孃、

玉環遙結報雙金、錦字淋漓淚不禁、不爲相思寄愁絕、可憐凄斷白頭吟、

紅樓消息斷長安、惆悵尋春已較殘、不是羞郎眞不起、見郎容易別郎難、

右方諸生舊作賦一首、詩四絕、刻成、余謂曷不綴之簡尾、俾並崔孃以傳、生曰贅也、余曰、否、廣平梅花、靖節閒情、世不以是少二君子也、輒命小史益之、

友人羅浮居士識

附評語十六則　方諸生

西廂、風之遺也、琵琶、雅之遺也、西廂似李、琵琶似杜、二家無大軒輊、然琵琶工處可指、西廂無所不工、琵

琶宮調不倫、平仄多舛、西廂繩削甚嚴、旗色不亂、琵琶之妙、以情以理、西廂之妙、以神以韻、琵琶以大、西廂以化、此二傳三尺、

西廂妙處、不當以字句求之、其聯絡顧盼、斐亹瑛發、如長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

西廂槩言、無所不佳、就中摘其尤者、則相國行祠、風蕭簾閒、晚風寒峭、彩筆題詩、夜去明來、數曲、窮工極妙、更超越諸曲之上、巧有獨至、即實甫要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諧曲平仄較正音譜或時有出入然自不妨諧叶試錯綜按之無不皆然所謂柳下惠則可也

中原音韻所謂字別陰陽曲中精髓然以繩西廂亦不能皆合如點絳唇首句第四字合用陰字而遊藝中原之原與相國行祠之祠皆是陽字寄生草末句第五字合用陽字而海南水月觀音院之觀與玉堂金馬三學士之三何時再解香羅帶之香皆是陰字以是知求精於律政自不易

西廂用韻最嚴終帙不借押一字其押處雖至窄至險之韻無一字不俊亦無一字不妥若出天造匪内

人巧抑何神也、

記中諸曲、生旦伯仲間耳、獨紅娘曲婉麗豔絕、如明霞爛錦、爍人目眥、不可思議、

西廂諸曲、其妙處正不易摘、王元美藝苑卮言、至類舉數十語以爲白眉、殊未得解、又其旨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訾爲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涵虛子品前元諸詞手凡八十餘人、未必皆當、獨於實甫謂如花間美人、故是確評、

董解元倡爲北詞、初變詩餘、用韻尚循沿詞體、獨以俚俗口語譜入絃索、是詞家所謂本色當行之祖、實甫再變、粉飾婉媚、遂掩前人、大抵董質而俊、王雅而艷、千古而後、並稱兩絕、陸生偷父復譜爲會眞、寧直此足、故是蠟骨、多見其不知量耳、

實甫要是讀書人、曲中使事、不見痕迹、益見爐錘之妙、令人胷中空洞、曾無數百字、便欲搦筆作曲、難矣哉、

元人稱關鄭白馬、要非定論、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曰王馬鄭白、有幸有不幸耳、

往聞凡北劇皆時賢譜曲而自則付優人塡補故率多俚鄙至詩句益復可嗤西廂諸白似出宵市一手然亦不免很淺相沿而然不無遺恨

今曲以西廂琵琶爲靑鳳吉光而二曲不幸皆遭俗子竄易又不幸坊本一出動稱古本云云實不知古本爲何物余嘗戲謂時刻一新是二曲更落一劫客曰今寧必無更挾彈子後者耶余謝余固不爲此輩設也

西廂韻士而爲淫詞第可供騷人俠客賞心快目抵掌娛耳之資耳彼端人不道腐儒不能道假道學心

賞慕之而噤其口不敢道李卓吾至目爲其人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而借以發其端又比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變亂是非顛倒天理如此豈講道學佛之人哉與其端之尤不殺身何待獨云西廂化工琵琶畫工二語似稍得解又以拜月居西廂之上而究謂琵琶語盡而詞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此又竊何元朗殘沫而大言以欺人者死晚矣

頃俗子復因焚書中有評二傳及拜月紅拂玉合諸品遂演爲亂道終帙點污覓利嘗者余戲謂客是此老阿鼻之報客爲一笑

天池先生解本不同亦有任意率書不必合竅者有

前解未嘗別本更正者大都先生之解略以機趣洗發逆志作者至聲律故實未必詳審余注自先生口授而外於徐公子本采入較多今暨陽刻本蓋先生初年厓略之筆解多未確又其前題辭傳寫多訛覩者頗能指摘至以實甫本爲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論蓋董解元爲金章宗朝學士始創爲搊彈說本實甫循董之緒更爲演本由元至今三百餘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數十年（董解元蓋宋光寧兩朝間人）時代久遠流傳失眞然其本故判然別也陶宗儀輟耕錄所稱董解元作正指搊彈之本而非誤誤之者

自淮干逸史始也，董本人間絕少，余往從友人劉生乞得，以呈先生，先生詫賞甚，評解滿帙，未及取還，爲人竊去，頃歙中及武林巳有刻本，碧筠齋本間有存者，余初從廣陵購得一本，爲吾郡司理竟陵陳公取去，後復從武林購得一本，今存齋頭，而朱石津本尤秘，即先生存時亦未之見，余爲友人方將軍誠甫所貽者，憶徐公子本先生亦從世人，以綿搭絮二曲爲落韻，聽琴折擬改幽室燈青爲燈紅，下一層兒紅紙幾榥兒疎欞爲一趄兒糊刷，幾尺兒紗籠，問病折眉黛遠山二句爲眉黛山尖不翠，眼梢星影横參等語，

皆刪本所無蓋先生實不知此調故有中數句不韻一體故余注本皆棄去不錄暨本出頗爲先生滋喙余非故翹其失特不得不爲先生一洗刷之耳

實甫嘗作絲竹芙蓉亭劇其仙呂詞一折風流綺麗特稱妙絕吾嘗恨竚立閒階諸曲殊傷莽率今錄附簡末以供好事者下一擊節

仙呂點絳唇 附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劇

天霽雲開月華精彩南樓外行過庭階我潛立在湖山側

混江龍 今夜箇百無妨礙洗乾坤風露淨塵埃冷清清風搖翠竹白冷冷露滴蒼苔風

跡二字不順
別是一格元
以前用此體

力緊寒侵金縷衣、露華涼冰透繡羅鞵、輕移蓮步、
款轉雕闌、簾篩月影、燈見青齋、又不敢呼名道姓、
我則索躡足潛踪、悄聲兒獨立在窗兒外、想着俺
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油葫蘆〕我
着這瘦聳聳香肩將門扇兒挨、你試猜、止不過月
明千里故人來、則我這後園中晚謁文章伯、你不
肯秦樓夜訪金釵客、外面兒模樣好、就里最爲事
歹、我不比你窮酸餓醋敬君恠、不放系緊閉定讀
書齋、〔天下樂〕恰做了十謁朱門九不開青齋、
好幽哉、不曾有俗客來、將舊幃屏幾扇兒窻下擺、

戀蝴蝶床榻兒窄、夢梅花紙帳兒矮、秀才呵、你正是成人不自在、【村裏迓鼓】你休教一時風火燒了咱百年恩愛、則爲你衾寒枕冷、咱厮敬重、一家無外、你這般假古𢡟喬身分、粧些台孩、可知道死了杜甫、亡了韓愈、渰殺李白、你可甚賢賢易色、【元和令】便有那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他那般氣昂昂曾文捲江淮、你可是酒腸寬似海、則想我夜深私出繡房來、實丕丕擔着利害、【上馬嬌】一來是天帝差、二來是緣分該、則你那啉宋玉自裁書、待將道無出路巫娥推在

門外，我爲甚來，能教我空下楚陽臺〔遊四門〕恰正是疾藜沙上野花開，可不道燒是玉人來，則爲你冷淸淸難把長更捱，砌下亂蛩哀哈，我特地揉多才〔勝葫蘆〕枉教我倚定門兒手托腮，休將那不啉事的話兒揣，小的每天生酒量窄，道的我速速的眼跳跳氣氳氳的耳熱忽忽的擦雙腮〔么篇〕你見我兩朵桃花上臉來，則怕你悔後也棟粱材，吹你箇秉燭顏叔自警戒，冗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後庭花〕保親的論孟自主婚的唐宋媒送女的霜毫筆守親的是石硯

程許汀 隸叶音 致

臺、你既怕女裙釵無心擔待、枉將伊所定害、王子高不好色、周瓊姬忒分外、卓文君事不諧、（柳葉兒）哎、你箇漢相如休怪、則要你溫和我浸冷的羅幃、乾教我羞答答的嬾把門桯驀、哎、你箇梁山伯、不采我親英臺羞的我快快而來、（寄生草）你則怕擔煩惱惹罪責、爲姪兒恐怕尊姑怪、書生不好陰人愛、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量這箇綵雲嬰打有何差、尚允自文王下馬將荊條拜、

（尾聲）得了首有情分斷腸詞、自惹下無倒斷相思債、這一箇小書合天寬地窄、也不索對天地說

盟山言誓海，咱則是常川似今夜魚水和諧，謹裁排，我怎肯教信斷音乖，則要你常準備迎風戶半開，來日箇一更左側，你倚門兒等待，我則等的夫人燒罷夜香來。

永興蔡迦陵寫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卷六 終

新校注古本西厢記跋

嘗觀古今典籍百千其體傳奇亦一體也大都有事實即有紀載有紀載即有校注校以正之使句字之篡者變殘者補注以解之使意旨之迷者

豁絕古人觸疑於睫莫不求辭於心而況傳奇文傳奇稱最善者要在濃淡得體而實不繇粧抹成近世製劇淡則嚼蠟無味濃則堆繡不旬斯亦無甯校注已悉如古本西

廂元劇也劇尚元之諸劇尚西
廂盡人物之甚辭鮮穠嫩麗
識者評為但工詞矣但元之處義
世每襍用本色語而西廂寫人
情描寫以刺骨語不特絕處
沁人心髓而至淺處著神間

處寓趣咀之更自雋永一二俗字以本語雖俚別而言實易易之徒取艷補刪浩歎嗟而作與有能賦未有言也是而異為西廂寬執且遇權者徵之也而會真記以張易之此古來瀟洒之士書

隱現以俟自明苟聽其移甲乙
混亂羅而不爲闌晰則微之與
崔娘一片映對心情鬱勃不得
達昔人有嘗當必嘆百年無知
已也吾郡方諸生王伯良氏受業
徐文長公文長解實甫本甚確

梓行於時伯良宗其說括以己
意訂訛剖疑極校注之妙而黜代
法名流辯校讚詠交口作元雜
證古伯良復彙考成集且彙考
中仍不遺校注焉余參究之餘
見其整而有次如苗既耨井而

看緒如絲向理詳而不漏如圖輞川種種具備非靈心爲根而敷以博雅之寧有是耶此真西廂羣書冠也付剞劂廣之傳百世而下欣慕佳蹟不啻稽覽無他其在斯編也夫

萬曆癸丑歲嘉平月山陰朱朝
鼎書于香雪居







